

新民晚报

早间出门,遇上同一住宅单元的母子俩。他们从车棚里取出自行车,母亲要送儿子去他经常去的地方,那是一个生源特殊的托管学校。我常常遇见他们。母亲陪男孩骑上单车,并肩出发的情形,总是这样不知疲倦地上演着。

今天相见,男孩突然问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你忘了,我叫严叔叔。”他停了停,又大声对我说:“叔叔,我今天不开心。”他母亲冲着我笑笑,脸上的汗水也似乎笑着落下。我慢下来,靠近他,问为啥,他却又摇摇头。接着就骑上车,走了。自行车的“吱呀吱呀”迅速消逝在行走中。

男孩叫林子。林子母亲告诉我,当年住院生产的时候,孩子刚刚露头,她却怎么也使不出力气,脑袋被挤在生命之门里几分钟……后来,后来呀,他们就发现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人长得高高大大,个头已大过父亲,但有一个事,第一反应就是“爸爸妈妈”。长大了的孩子怎么还是个小小孩呢?

时光飞逝之中,“我今天不开心”的儿子越来越成为父母心头抹不去的痛,那是小生命一时的窒

息留下的疼。几分钟,几分钟啊,就这样改写了一个人、一个家。从他母亲的脸上,我读到了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那份歉疚。

“慢点”“帽子上吧”“记得多喝水”……母亲在车棚门前为孩子扯好衣袖、细声暖语的情景,如夏

你叫什么名字

严国庆

日清晨的风,轻柔而舒缓。每每听见,总觉得那是最动人的声音!

都说孩子是母亲身上落下的一块肉。这块肉经年累月,越来越沉,沉得让母亲气喘吁吁。

常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林子会在屋子里大叫,声音大得可以滚过整个楼道。有时,他会使劲拍打家里的桌椅,那股发泄之劲可以控制我的心跳。每当此时,除了听见林子发出的声响,我还能听见他父母的平静与沉默。

一日连着一日的邻里生活中,我分明感觉他的父母想尽了法子让林子开心,也想透了办法让他少些烦躁,免得影响邻里。比如,父亲总会在吃过晚饭后开车带林子出去走一走,或者是,陪儿子下楼,要他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

走,好消耗过剩的体力。然后,听见他的父亲母亲几乎不约而同,一遍遍唤着林子的名字,收他回屋“入静”。这时候,林子会放开嗓门,唱他的歌,调子是他自己的,歌词也是他自己的。我们的一整个单元,顿时稚气十足。

这是林子生命律动的一种方式?

每次相遇,总能听见林子冲我而来的一声拖着长长尾音的“叔叔”。后来看见他,我会赶着他先发出招呼,喊他的名字。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接着就自问自答说:“我知道叔叔的名字……”我便走近他,轻轻地拍他的肩膀。

与他们住在一起十五六年了。门前通向不同家庭的楼道,迎送着人们出门回家,见证和接纳着他的艰难成长。他的不开心,也与他每日走过的楼道一样显得寻常。

二十好几的林子,身

体和心灵跨界于成人、幼童的两边,注定了这个大男孩走不出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最好伙伴就是亲爹和亲娘。看着他们的背影,总不由心生怜惜和悲悯,但我帮不上任何的忙,惟能表示的就是问候与微笑。我在心里又常生感慨并感谢:林子的父母如江南山野的潺潺溪流般,带给我不屈、宽容和平静。

我常常冒出设想,为林子办个青春礼。青春礼是这样的——

礼式开始的时候,手机视频里播放着我们特意为他写的歌,歌词里写进了“林子”的名字……他边听、边跑,与我拉起了手。

林子开心极了。他的父亲母亲也一样有些开心,开心得很平静,依然很平静,是平心静气的那种。

小林子,我想拉着你的手,一次次听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听你说“这叫什么名字”“那叫什么名字”。

——你,一定还想知道很多、很多你想知道的名字。让我慢慢地告诉你。

热播电视剧《瞄准》中有一个剧情:一号侦破组教官苏文谦看望身陷囚圈的副组长欧阳湘灵,门外几个特务在偷听,两人在房间里根本不能公开交换情报,只能表面上大声说着特务愿意听的,同时两人用手指有规律地轻轻敲打着桌子和大腿,交换着特务企图截杀十兵团谈判代表的紧急情报!我曾在海军服役,一看就知道苏文谦和欧阳湘灵使用的是摩尔斯码交换情报。

摩尔斯码在军事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它有多种表达形式:声音、闪光和电码,传播途径有声波和无线电波等,舰艇近距离通信往往使用的是摩尔斯灯光信号,军舰之间、舰一陆之间使用密度极高;视距外使用的是摩尔斯电码信号,通过高频天线发射无线电报,还必须加密。常用的灯光通信工具是专用信号灯,紧急情

况也可以是锤子、扳手,例如潜艇遇险救援,艇员用扳手敲击艇壳向外发送 SOS 求救信号,潜水员、军舰声呐听到,及时展开营救。SOS 明码信号是国际通用的。岛礁搜索通信联络有时也使用手电筒发送摩尔斯码信号。舰艇出航和靠泊时最繁忙的就是通信兵了,军舰与信号台之间的摩尔斯灯光信号闪烁不停,各种命令和信息在海空来回穿梭,那短信号“嘀”和长信号“哒”犹如交响乐的切分音符,喜欢音乐的我为此着迷不已。有规律

《瞄准》中的手语

俞鸿虎

了,却有一个不曾忘记:SOS!用摩尔斯码表达就是:“嘀嘀嘀哒哒哒嘀嘀嘀”!SOS 求救信号当年在短波通信中大量使用,海上航行、作业经常会碰到风暴、涌浪,还有海盗、突发事故等凶险海况和海难,当年台风肆虐时耳机中经常听到不断重复的“嘀嘀嘀哒哒哒嘀嘀嘀”的明码求救信号。被海军接收,甄别确认后舰艇紧急出航,救援遇难船。

每次出航救援水兵们不顾自己的安危,与疯狗浪作殊死搏斗,与时间赛跑,操舵兵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舵轮座上,

把渔民兄弟从死亡线上硬生拉了回来。黎明时军舰把残破的渔船安全拖回码头,等候在海军码头一整夜的妻儿们一拥而上,与亲人相拥而泣,场面令我动容。有一次救援舰体最大摇摆度竟达极为危险的四十七度!当年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救援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摩尔斯明码电报!当然也不少了雷达搜索和瞭望等措施。

回到电视剧《瞄准》中,无论是水母暗杀组还是我方一号侦破组成员掌握摩尔斯码都是特工基本素养,苏文谦和欧阳湘灵使用摩尔斯码交换情报虽然只是一个细节,成功瞒过了门口企图偷听的特务,却使剧情更为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水杉林秋色 摄影 钱政兴

丁聪的外国“师傅”

祝淳翔

漫画家丁聪年逾七旬时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转蓬的一生》,是对他人人生经历的总结陈词,文中谈及早年深受比他年长十几岁的画家张光宇、叶浅予等人的熏染,而这些人“师傅”均非“科班”出身,全是自学成才,丁聪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走上漫画道路。起初,丁聪感到很自由,“有感于生活中的某一现象,随手画出并发表”,便自鸣得意。但画久了毕竟力不从心,这也是年轻漫画家们共同的苦恼。于是亟待吸收更多外来营养。

说起丁聪漫画的外国“师傅”,他曾提过两个名字:美国的版画家肯特和漫画家格鲁泊。

洛克威尔·肯特的版画作品想必知者众多,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不少经典名著,就采用了肯特的木刻插图,最著名的如麦尔维尔《白鲸》。他的木刻插图黑白对比强烈,线条规整,形象生动细腻,带有一定的象征和装饰意味。

至于美国漫画家格鲁泊,似乎乏人注目,实则大大的有名。鲁迅先生提过他,见于《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 Gropper)所画的书,据据景深教授说是‘马戏的故事’,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Alay-O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前一年,鲁迅便已提及此人此书:

“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 Oop》脱稿。’这是极‘顺’的。”(《二心集·风马牛》)——其中的中文译名格罗沛尔、格罗泼,实际上就是丁聪说的格鲁泊(William Gropper, 1897—1977)。互联网上可以找到某国外网友扫描上传的那本刊于 1930 年的反映马戏团演员生活与恋爱的漫画小说《Alay-Oop》,然而单从笔触与人物造型上来看,即与丁聪的风格差异颇大。

围绕着格鲁泊有一则传奇事件,用漫画家廖冰兄的话说,是他“侮辱了日本天皇惹起国际的交涉还有罗斯福总统为其袒护”。(《冰兄漫谈·漫画与民主》)而唐骏在《回顾:重读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文中也提及此事,说“记得当时美国有个刊物,登出一张讽刺华北事件的漫画,画着日本天皇在为法西斯军阀拉炮”。而真实的事件与廖、唐所述有所差异。事情是这样的:1935 年 8 月,美国纽约《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名为《日本天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画中的裕仁天皇如同木偶一般,穿着笔挺的挂满勋章的军装,腰佩军刀,却手拉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一卷缎带扎着的奖状。这幅画所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顿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日本当局大为光火,当即通过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

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日本事务负责人杜曼和《名利场》杂志同时提出正式抗议,以触犯和侮辱天皇的神性为由,要求美国政府为《名利场》对此事道歉。为了息事宁人,最终由国务卿赫尔代表美国政府对日方发表了正式道歉声明。但在《名利场》杂志接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格鲁泊严辞拒绝道歉,称“赫尔国务卿尽可以想怎么道歉就怎么道歉,但我决不会停止我的创作。”(参考:宋海博《一幅“天皇漫画”引发的新闻刺杀》,刊 2016 年 7 月 5 日《环球时报》)且以后贯彻始终,画了更多反映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疯狂野心的漫画。

这位漫画家的态度如此强硬,一定会使广大的中国读者动容,同时令同为漫画创作者的丁聪大为振奋吧。从丁聪以后的漫画作品来看,无疑吸收了格鲁泊在这幅漫画上身体现出的风格:线条横平竖直,呈现几何感,而人物面容基本写实,而非过度夸张。在冷静的笔触背后,则隐藏着强烈的讽刺,使漫画真正发挥匕首与投枪般的振聋发聩的艺术特质。

面孔都在口罩后。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戴着白的,蓝的,黑的,灰的口罩……鼻梁上的金属条妥帖地压下去,将气息收起,隔离——现代感上又叠了一层历史感:恐慌,谣言,偏见,短缺,混乱……战时,反复,麻木,未知,胶着,坚持……

2020 真是漫长的一年。就仿佛这列车,在地底穿行,一站,又一站。

终于,登上漫长而陡峭的自动扶梯,顺着头顶那一线光缓缓上行,重回地面。人流消融于天光之中。

呵——楼宇和街道是暖色的,有一层不易察觉的淡淡的金。人们身上的衣裳原来有跳脱的艳。有个七、十来岁的阿姨,不



但穿了件落霞紫的外套,竟然还搭配了同色系的口罩,衬着银狐一样的发色,鲜妍姝媚,如花绽放。对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面庞上的口罩有花与果的图案,丰饶又富足的样子,真想知道她是在哪里买到的这种印花款的一次性口罩啊!

就算是最普遍的蓝色口罩也细分成数个色号,有一种偏冷的钢蓝低调而高级,它的主人拿它搭配了一件不羁的牛仔外套。黑色口罩配马丁靴,帅气威武。浅粉口罩搭米色风衣,婉约温柔。

还有一对夫妻——五十出头了,男士鬓微霜,腰板笔直;女士体略丰,百褶丝裙。从江苏路地铁口出来,两个人把口罩取下对叠,套在手肘处,再俏皮地拉着两根手指,一路走到延安西路。一蓝一白两只口罩,随着步子而起伏,和沿途的梧桐树影交叠,跳荡出一丝丝机智的时尚感——

这座发明过“节约领”的城,有一股不屈不挠的讲究劲儿。在一年的口罩生涯中,悄悄衍生了各种各样的穿搭小流行。就像是石缝中冒出一星草尖:鲜灵,饱满,生意盎然。引着人们的目光穿越凛冬茫茫的白,抵达春天的万紫千红。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春日将至。

呵——

楼宇和街道是暖色的,有一层不易察觉的淡淡的金。人们身上的衣裳原来有跳脱的艳。有个七、十来岁的阿姨,不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记得那滴唾沫星

双康

人们常用厚道评价一个人。厚道的前提是宽容。一个人能够宽容别人,才会心胸宽广,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尤其是在别人遭遇尴尬之时,无声无息地去帮人遮掩,让对方将尴尬消弥于无形,决不会去讽刺嘲笑,更不会去放大宣扬。

厚道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正所谓润物无声。但受之一方,会永远铭记在心。我至今仍然无法忘怀发生在 1979 年夏天的一件事,尽管它已过去了 40 年。

那天,我去薛伟琴老师家请教。她是一位老报人,同事说她学识丰厚,为人谦恭有礼,个人修养极好。虽说是初次见面,但她热情,让我一下子就没有了陌生感。她让我坐沙发,自己随手拖过一把椅子,背向窗口朝我坐下。我在请教中,平时言语并不多的我,竟然一反常态,言语多了起来。说到忘情时,兴致勃勃,唾沫也横飞了。

得意忘形之际,在阳光的反射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滴唾沫星飞到她右脸颊上。在光线映照下,我看到它如同射出的子弹,飞出一条抛物线,我看得真真切切。此时,我心中一惊,知道闯下大祸。心理活动虽然是翻江倒海,但在脸上,却不敢有任何表现。她毫不理会,依然身体前倾,认真在听我讲话。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我也就坡下驴,继续话题不停,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了一会,她用右手将挂到脸颊上的头发,朝后脑方向捋了一下,顺便用手拂了一下,不经意间,擦去唾沫。

这个细微的动作,在我心中定格了 40 年。后来,她经常到办公室来,当面指点,我获益良多。她从未提过此事,但我终生难忘。

这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修养。用理解的心化解对方的尴尬,体谅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尊重是人和人之间的认同,尊重是心和心之间的平等。尊重一个人,不仅要尊重他的言行、思想,还要尊重他人的隐私。在别人尴尬的时候,能微笑安慰,不伤别人的面子,不打击别人的自尊。懂得尊重别人是一个人最大的魅力,也是一个人最大的修养。能够尊重别人的人,一定懂得换位思考,这是修养也是智慧。

厚道虽是看不见的道德,但它如河水下的劲流,十分有力量。无声的教育,会让人铭记永远,并影响自己的处事行为。

时尚